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821475

校校

18184  
T6  
參考適用

# 中庸句解

瀋陽陶明濬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庸句解

潘陽陶明濬著

子程子曰。

宋儒程子說。

不偏之謂中。

不偏倚的就叫着中。

不易之謂庸。

不可變易的。就叫着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

中是天下最正之道。不能不行的。

庸者天下之

定理。

庸是天下。定而不可易的理。不能不信的。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

這一篇書乃是孔

門中。相傳的心法。心法是傳之於心。不違誦之於口。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

孔子孫子子思。恐怕年久。這個心法

有時

故筆之於書。

所以用筆寫在書上。

以授孟子。

以傳授他的。弟子孟軻。

其書

始言一理。

這個書一起初。說一種天道。

中散爲萬事。

其中篇把這個道理。分散在萬事之間。

末

復合爲一理。

末了還是合住一處。歸源於這個道理。

放之則彌於六合。

這個道理。要是放

開。就充滿於天地四方。

卷之則退藏於密。

要是收斂了。就可以在微密。不可見的地方。

其味無

窮。

這個趣味。無窮無盡。

皆實學也。

都是實在的學問。

善讀者。玩索而有得

82 18184/76 12521

18184 T6

焉。

善於讀這個書的。要是玩味求索。而對於道理有所得。

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終身行這個道理。也是用不了的。

天命之謂性。

上天生人。與之氣以成就。我們的身形。又賦之理。以成就我們的本性。上天所命令於我的。叫着性。

率性之謂

道。

由是率本性之自然。事事物物。莫不個有當行之路。仁義禮智。都是性之本來有的。這就叫着道。

修道之謂教。

性道雖然爲人所同

得。然有時爲私意人欲所害。先王爲之禮樂刑政。防範人的私意人欲。以復其本性。所固有這就叫着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道是事物。當行的理。人不可一刻之間。把他丟掉。

可離非道也。

要是可以丟掉。就不是道理了。

是故君子。

所以君子爲學。

戒慎乎其所不睹。

眼睛與事物。沒有相接的時候。已經就戒謹祇慎了。

恐懼乎其所不

聞。

耳與事物。沒有相接的時候。已經就恐懼加上小心了。

莫見乎隱。

莫有比隱微的地。方再光明了。

莫顯乎微。

莫有

比細微的事。再顯露了。

故君子慎其獨也。

所以君子。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的事。越發的謹慎。

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四者人。之常情。方其未發露出來。心無一物。無所偏倚。這就叫着中。

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

四者皆發露出來。皆當乎理。與未發時候。那個中毫無乖戾。這就叫着和。

中也者。

這個中。

天下之大

本也。

天下萬物萬事上。都根本於此。所以說是天下最大之本。

和也者。

這個和。天下之達道也。

古今事物

之變。莫不由於此。所以說。是天下的通達之道。

致中和。

人要能推致中和之極。大本已立。達道可行。

天地位焉。

吾之心正。天

地之心亦正。天地也要其上可的常位。

萬物育焉。

吾之氣順。萬物之氣亦順。萬物也各遂其而發言。

右第一章。

以上是第一章。

仲尼曰。

孔子說。

君子中庸。

惟君子人。乃能體此。中庸之道。

小人反中庸。

若是小人。一定與這中

庸之道相反。這是孔子的話。

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所以能中庸。

君子而時中。

君子能隨時處。這個中道。小

人之反中庸也。

小人所以與中庸相反。

小人而無忌憚也。

因為小人。他是一點顧忘畏憚。也沒有的。

右第二章。

以上是第二章。

子曰。

孔子說。

中庸其至矣乎。

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獨中庸這兩個字。無太過。無不及。真是盡美盡美。好到

極處了。民鮮能久矣。人民少有能這個。中庸之道的。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右第三章。以上是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

孔子說。大道之所以不能行。甚們緣故呢。

我已經明白了。

知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下愚昏昧的人。又拘於一隅。闇於大道。必不

聰明的人。專務高遠。知那不必知的事情。已經過乎中道了。

愚者不及也。

一隅。闇於大道。必不

能及示道。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是甚們緣故呢。大道之所以不能明。

惟已經明白了。

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及也。不賢的人。又自

人之有賢能。好呈其才幹。專行用不着。行的事情。已經過乎中道了。

不肖者。不及也。

不賢的人。又自暴自棄。一事不

作。又不能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這箇中道。人莫有不喝水吃飯的。

鮮能知味也。

少有能知道。滋味之正的。猶之

人沒不行道。也鮮能知過。與不及之弊也。

右第四章。以上是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這個道。惟其明者太少。所以行者。也就不多。所以惜嘆這個大道。恐怕要終於不能行罷。

右第五章。以上第五章。

子曰。

孔子說。

舜其大知也與。

知有大有小量。有偏有全古之帝舜。大概可以算個大知的人罷。

舜好問。

舜不敢自信。每事必訪於人。

而好察邇言。

雖淺近的話。他也好考察。一點也不敢忽略。

隱惡而揚善。

所察的話。不

好的隱藏起來。好的宣揚出來。

執其兩端。

衆論紛紜。或太過。或不及。或大或小。或厚或薄。都是兩端。舜把這兩端都考察明白了。

用其

中於民。

在兩端之間。擇其中道。然後見之實行。就衆說中的中道。用之於治人民的政事。

其斯以爲舜乎。

以天下

爲聰明。以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此其所以爲帝舜。爲衆人所不可及者。

右第六章。

以上是第六章。

子曰。

孔子說。

人皆曰予知。

人多自己誇自己。說我未來的事。甚聖知道。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

之中。

把他赶到網機坑坎裏邊。

而莫之知辟也。

他也不知躲避。

人皆曰予知。

人都說我自已有知識。

擇乎中庸。

叫他辨別出來。中庸之道。

而不能期月守也。

一月之間。時間很短。他也守不住。這個中庸之道。

右第七章。以上第七章。

子曰。孔子說。回之爲人也。顏回他的爲人。擇乎中庸。有事物來了。他一定擇中庸的。道理去行。

得一善。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定要實力去行。捧持在心胸之間。緊守住。一定

不容他再丟了。

右第八章。以上第八章。

子曰。孔子說。天下國家可均也。天下國家。非常難治。然有明敏的人。也能叫他均平。不起爭論。爵祿可

辭也。爵祿人人所爭。然而廉潔的人。也可以辭而不受。白刃可蹈也。白刃可以殺人。人所怕的。然而勇敢的人。也可以蹈而不避。

中庸不可能也。惟獨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似乎好作。然而未必能作得到呢。

右第九章。以上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路問孔子。如何可以爲剛強。子曰。孔子說。強是不一樣的。南方之強與。是南方的人。所有



的強。北方之強與。還是北方人。抑而強與。還是無限。南北根於義。寬柔

以教。如人有不合於理者。不必與之較量。不報無道。有以非理相加的。也不肯

南方之強也。能忍人所不能忍。君子居之。長厚之風。含容之量。君子

衽金革。兵戈甲冑。本來凶器。他視如旌席。死而不厭。戰鬥而死。亦無厭悔之心。北方之強也。這

北方而強者居之。能爲人所不敢爲。以果敢勝人。這是故君子和而不流

你們當學的強。自然是君子之強。君子處人能和平。但是不肯隨波逐流。強哉矯。他的強。也真。中立而不倚

立在中道。強哉矯。見前。國有道。不變塞焉。國家太平時候。君子

不肯偏倚。強哉矯。見前。國無道。至死不變。國家危難的時候。君子

肯改變。未達時的志行。強哉矯。見前。地。也不能改變。平生的節操。強哉矯。見前。子守義安命。置之死

右第十章。以上是第十

子曰。素隱行怪。

孔子說。深求隱僻的理。過人絕異之行。這

種人其意。不過爲的一種虛名。後世有述焉。

後世就有稱道他的。

吾弗爲之矣。

我也不肯去作。

君子遵道而行。

求道的君子。雖然知道。循大道走去。

半途而廢。

但是不肯實用其力。走了

吾弗能己矣。

我是不能止住的。行道有始就要有終。乃可以

有成就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照中庸之道作

也。逃於世外。莫人知道他。他也不後悔。惟聖人乃能這樣。

### 右第十一章。

以上是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

道雖人人都有。只是君子盡之。所以說君子之道。

費而隱。

其用非常廣大。其體却非常微密。

夫婦之

愚。

就其一端說。雖普通男女的愚昧。

可以與知焉。

日用常行之理。他可以知道些。

及其至也。

要說到道的合

體極微妙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雖先知的聖人。也不能一一都知道。

夫婦之不肖。

尋常的男

女。雖極庸碌的。

可以能行焉。

日用常行之事。也可以作得上來的。

及其至也。

要說到道的全體。極難行的地方。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雖生知的聖人。也不能全作到。天地之大也。天地雖然最大。人猶

有所憾。然而寒暑災祥失正。人還要以為恨事呢。何況聖人。他不知不能。也是當然的。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

載焉。所以君子之道。要說到大。可就大極了。天下沒有比道再大的。所以莫有能載得動他的。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要說到小。可就小極了。天下沒有比他再小的。所以莫有能破得開他的。詩云。大雅旱麓篇說過。鳶飛戾天。鳶鳥一飛。則至於天。

魚躍于淵。魚一跳。則在於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之飛有所以飛者。言道之昭着於上也。魚之跳。有所以跳者。言道

之昭着於下也。天地間。無非物。就無非道。上下都是道之顯着。君子之道。這個大造端乎夫婦。起始于夫

之間。及其至也。推而極之。求其全體。察乎天地。這個道。昭着於天之上地之下。無所往而不是道。

右第十一章。以上第十章。

子曰。孔子說。道不遠人。道在人倫日用之間。何嘗與人相遠。人之為道而遠人。求道的人。必要舍

之切近。求不可以為道。一定不能算率性之道。詩云。幽風伐柯詩。伐柯伐柯。人拿着斧柄。去砍

伐斧柄。

**其則不遠。**

其長短的法則。就在自己的手上。那能算遠。

**執柯以伐柯。**

拿着斧柄。去砍斧柄。

**睨而視**

之。

斜着眼睛去看他。

**猶以爲遠。**

以爲有彼此之別。尚且覺得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

所以君子治人。就

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人身原有一個仁字之性。就叫他行這仁字之道。

**改而止。**

苟人能改過遷善。也就止住了。不必更求其他。

**忠恕**

**違道不遠。**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之心爲恕。私欲去。天理存。離道也就不遠了。

**施諸已而不願。**

人以非理。加諸自己。

自己不樂意。

**亦勿施於人。**

也就別把這非理。再加到人的身上。

**君子之道四。**

孔子說君子之道。共有四種。

**丘**

**未能一焉。**

我一樣也不能。

**所求乎子。**

所求乎爲人子之理。必當盡孝。

**以事父未能也。**

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

**所求乎臣**

所求乎爲人臣之理。必當盡忠。

**以事君未能也。**

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

**所求乎弟。**

所求乎爲人弟之理。必當盡悌。

**以事兄未能也。**

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悌也。

**所求乎**

**朋友。**

所求乎朋友之道。必當盡友道。

**先施之未能也。**

乃我之所以交友。先施於友者。有所未能也。

**庸德之行**

以子臣弟友的道理。存之我身。是庸常之法。必須實力知行。

**庸言之謹。**

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爲言。是庸常之言。必須謹慎而擇。

**有所**

不足。

行的時候。要是有所不足。

不敢不勉。

不敢不去勉勵。

有餘不敢盡。

言的時候要是覺得有餘。就

止住。不敢盡言。行常患不足。當勉其行。言常患有餘。當謹其言。

言顧行。

說話時候要想行。事。能怎們樣。

行顧言。

行事的時候。

也不要不願平日所說的話。

君子胡不慥慥爾。

的。子言行如此。豈不是。一個慥慥篤實的人嗎。

右第十三章。

以上是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

君子因現在所居的地位盡其當行的事。

不願乎其外。

未常於他分位之外別有所願慕。

素富貴行乎富貴。

現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事。而不至於驕。

素貧賤行乎貧賤。

現在貧賤。

則行貧賤當行之事。而不至濫。

素夷狄行乎夷狄。

現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的道。而不改其行。

素患難行

乎患難。

現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節。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君子無所往而不得其本

心之理。

在上位。不陵下。

君子在上位。不作威以欺陵在下位的人。

在下位。不援上。

君子

位。不肯附勢以鬱援在上位的人。

正己而不求於人。

正己之行爲。不肯求人援助。

則無怨。

有求而不得。則有怨恨。

今不求人。怨恨也就沒有了。上不怨天。上雖不得於天。下不尤人。下雖不合於人。故君

子居夷以俟命。君子居心平易。富貴貧賤聽天命之自然。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用其私智。行於傾險之途。

以求幸得之福。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射雖然是一技之微。然其用心很像君子。失諸正鵠。

如射者失了正鵠未能射中。反求諸其身。反而求諸自己。技藝未精。更要好好去學。

右第十四章。以上是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子思說君子的大道。辟如行遠必自邇。必以漸而進。如走遠道的。必從近路走起。辟如

登高必自卑。又同人要上高。一定從卑的地方上起。詩曰。妻子好合。人能於閨門之內妻

子情好相合。如鼓瑟琴。如同鼓琴瑟那樣的和。兄弟既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和樂且耽。極其和樂

久而不變。宜爾室家。你的家室處合相宜。樂而妻孥。你的妻子永遠快樂。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人能如此。父母的心也就安樂了。以一家言。父母在上。是高遠的。妻子兄弟在下。是卑近的。由妻子兄弟之和。而致父母之順。這是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一個理啊。

右第十五章。以上是第十五章。

子曰。

孔子說。

鬼神之爲德。

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二氣之良能。叫着鬼神。其爲德流動不窮。變化不測。

其盛矣。

乎。

真也。算極盛了。

視之而弗見。

鬼神無形。看也看不見。

聽之而弗聞。

鬼神無聲。聽也聽不着。

體。

物而不可遺。

然而有聲有形之物。皆鬼神爲之體。萬物不能捨去鬼神。

使天下之人。

能叫天下的人。

齊明。

盛服。

齊戒的明潔他的心。又穿極盛的衣服。以敬其身。

以承祭祀。

以奉承行祭祀之禮。

洋洋乎。

這時候。鬼神的靈。

爽洋洋的流動充滿。

如在其上。

恰如在上一般。

如在其左右。

恰如在左右一般。

詩曰。

大雅抑之篇說。

神之格思。

神之來也。

不可度思。

不可測度。

矧可射思。

况敢厭煩而不恭敬嗎。思是語助詞。加上。

這一個字成了一句。沒有甚們講。

夫微之顯。

夫鬼神。不見不聞。可謂極微。但是萬物捨不了他。無有他。便沒有萬物。其理又極其顯着。

誠。

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有一種實理。不可揜蓋像這個樣子的。

右第十六章。以上是第十六章。

子曰。孔子說。舜其大孝也與。

帝舜這個人。可以算得個大孝了。

德爲聖人。

其德則生知安行是個聖

人。尊爲天子。

受堯之祿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

其富則四海之內一個天下。都爲他所有。

宗廟

饗之。

上使宗廟享天子之祭。

子孫保之。

下使子孫保諸侯之封。

故大德必得其位。

所以大德的人必得

天子之位。必得其祿。

必得四海之祿。

必得其名。

必得顯著之名。

必得其壽。

必得永久之壽。都

是理之自然。不求而得的。

故天之生物。

所以上天化生萬物。

必因其材而篤焉。

必因其材屈之可以厚。而加

之厚焉。故栽者培之。

如物之可以栽植者。因而培養叫他長成。

傾者覆之。

物之已經傾倒者因而翻覆之。他自己要亡。天

也救不了。

詩曰。

詩嘉樂篇而言。

嘉樂君子。

可嘉可樂的君子。

憲憲今德。

有顯然昭着的美德。

宜

民宜人。

宜於在下的人民。又宜於在位的官吏。

受祿於天。

所以能受上天之祿養。保佑命之。

天既保佑他。

助他。叫他爲天子。

自天申之。

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不已叫他受福無窮。

故大德者必受命。

所以有大德的人。



必受天之命。  
而爲天子。

右第十七章。以上是第一十七章。

子曰。孔子說。無憂者。一點不用愁的人。其惟文王乎。也就是文王了。以王季爲父

。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爲子。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父作之。其父王季創業。子述之。其子

武王承接太王王季文王。王業的端緒。武王纘大天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天

定。穿了一次軍服。用了一次兵天下也就安定了。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本身不失天下。榮顯的名譽。尊爲天子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富有天下之大。宗廟饗之。宗廟受天子之祭。子孫保之

。子孫保有天下傳世三十歷年八百。武王末受命。武王在末年始受天命。有許多事未得作完。周公成文武之

德。周公身任其責。以成就文王武王的德業。追王大王王季。追崇古公爲大主。季歷爲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追遠自后稷以上的先公祭祀都用天子的禮。斯禮也。這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

本乎天理人情。通達於諸侯以至百姓。叫他們都能隨分以盡其孝。

父爲大夫子爲士。

如其父爲大夫其子爲士。

葬以大失祭以士。

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

父爲士子爲大夫。

其父爲士其子爲大夫的。

葬以士祭以大夫。

葬用士禮祭用大夫禮。

期之喪。達乎大夫。

又制喪服之禮。期年之喪由庶人。

以上至於大夫而止。天子諸侯就沒有期之喪。所以不爲伯叔昆弟服期者。因爲親不敵貴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三年之喪由庶人。

人至於天子。都是一樣。父母之喪無分貴賤。貴不敵親也。

父母之喪。

父母恩重。所以三年之喪。

無貴賤一也。

無非貴賤。

都是一樣的。

右第十八章。

以上是第十八章。

子曰。

孔子說。

武王周公。

武王同周公。

其達孝矣乎。

他的孝。可以通達於天下了。

夫孝者

這個孝的意思。

善繼人之志。

最能承接先人的志向。

善述人之事者也。

最能傳述先人的事業。春

秋修其祖廟。

自春至秋。把先祖的廟修好了。

陳其宗器。

陳列先世收藏重器。

設其裳衣。

祭祀時把先人嘗穿的衣裳也取出來。

**薦其時食。**

把四時可吃的食品。都供上了。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

**穆也。**

宗廟的禮。所以分昭穆。在左的爲昭。取其明。在右的爲穆。取其幽。這是宗廟的位置。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異姓來助祭皆序之以爵。尊者在

前。卑者在後。所以分別貴賤。

**序事。所以辨賢也。**助祭的人。都有執事。如讀祝司爵之類。都

是其次序其事。惟賢是用。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劣也。才能之大小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賤酬。是祭畢

飲福。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互相勸飲。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杯讓其在上的父兄。所以逮及賤者。叫他各得申其敬也。

**燕毛。所以序**

**齒也。**

宴同姓。則以頭髮黑白之色分別長幼。以爲坐次。所以各序年齡。敬年老也。

**踐其位。行其禮**

行先王所行的禮。

**奏其樂。**

奏先生所奏的樂。

**敬其所尊。**

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亦從而尊之。

**愛其所親**

子孫臣庶。是先王所親。亦從而親之。

**事死如事生。**

先王雖死。事之如生。

**事亡如事存。**

先王雖沒。有了。事

奉他。如同他有一樣。

**孝之至也。**

這是孝的極處。

**郊社之禮。**

郊祭天。社祭地的禮。

**所以事上帝**

也。所以事奉上帝。同后士。

**宗廟之禮。**

五年一祭。合饗太廟。四時。有祭分荐羣廟。

**所以祀乎其先也。**

所以祭祀。明乎郊社之禮。明白了祭天地的禮。禘嘗之義。五年同四時的祭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仁孝之理。推之國家，無人不。所以明白這一個理。再去治國，其容易如同看手掌一般。

右第十九章。以上是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魯哀公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子曰。孔子說。文武之政。文王武王的政治。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以現在而論。像文王那樣人要在着上。載在書上。其人亡。則其政息。則文武之政。也就可以舉行了。

。則其政息。文武那樣人。要沒有了。則文武之政。也就消滅了。人道敏政。人之為道。本來能教政事。敏速去行。

地道敏樹。如同地之為道。能叫樹長得快一般。夫政也者。蒲盧也。這個政成就的快。如同草之中那個蒲葦。

長的那樣快一般。故為政在人。所以說為政在乎同人。取人以身。如欲取人。必先修身以

道。修身必於五倫之道。都要盡其當然之實。修道以仁。要是修道。必用本心之德。那個仁字。仁者。人也

。仁者乃是。人之所親親為大。親其所當親的。是最大的道理。如孝父母敬其長兄都是親所當親。義者。宜

也。義者。乃是吾心分別事物之宜的道理。尊賢爲大。最敬賢德。是親親之殺。親親之中有

的降殺。尊賢又有大德師事。小德友事的差等。禮所生也。這個理字。所在下位

不獲乎上。作小官不得上邊信任。民不可得而治矣。人民也不能治了。故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所以君子要爲政。不能不先修其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想要修身。不能不先從事奉父母作起。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想要事親。不可不敬禮賢人。集思廣益。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想要知人。天叙天秩天然的次序。不可不明。不然親疏也要混淆。賢愚也要倒置了。天下

之達道五。天下有通行的道理五樣。所以行之者三。所以去作的。又曰。先說這五

君臣也。一樣父子也。二樣夫婦也。三樣昆弟也。四樣朋友之

交也。五樣五者。這五樣天下之達道也。天下通行的道。知仁勇。一曰知。所以知此

道。二曰仁。所以體此道。三曰勇。所以行此道。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這三樣。是天命之性。天下古今人。所同具的達德

。所以行者。一也。

所以去作的。又在一個誠字。

或生而知之。

以知而言。人之資稟不齊或有生來就明

白。這個道理的。

或學而知之。

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纔知道的。

或困而知之。

或有學。未能而達。困心苦思纔

知道的

及其知之。一也。

趕到他已經知道了。也就是一樣的。

或安而行之。

以行而言。或有安於義

理。自然去行的。

或利而行之。

或有真知篤好。知道他的好處以為有利益。纔去行的。

或勉強而行之。

有

而後能行。

及其成功一也。

趕到他的。成功是一樣的。

子曰。

孔子

好學近乎知。

喜好學問的人。討論古今事物之理。這人與知相近。

力行近乎仁。

用力去作。有存養省察的功夫。這人與仁相近。

知恥近乎

勇。

知道愧恥的人。憤發愧勵。這人與勇相近。

知斯三者。

要明白。知仁勇三者的道理。

則知所以修身。

則知道修身

知所以修身。

知道修身的方法。

則知所以治人。

就知治人之道。

知所以

治人。

知治人之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則明白。如何治天下國家的道理了。

凡天下國家有九經。

凡治天下。同國家有九樣。經常的道理。

曰。

修身也。

第一樣。自修

也。這就是所以修身。的道理。去讒遠色。屏去讒邪疏遠美色。賤貨而貴德。卑視貨財。尊尚有德。所

以勸賢也。這就是所以勸賢的道理。尊其位。把他的地位叫他尊高。重其祿。把他的俸祿叫他重而且多。

同其好惡。所喜好的。所煩惡的。與他相同。所以勸親親也。這就是勸親親的道理。官盛任使

。大臣親理細事。有得體統必廣置官屬。足任指使。所以勸大臣也。叫大臣得以從容坐論。這就是勸勉大臣的道理。忠信

重祿。待之以忠信。養之以重祿。所以勸士也。這是勸勉為士的道理。時使薄斂。以時用他。叫他不要勞薄

其賦稅。叫他不窮。所以勸百姓也。這是勸勉百姓的道理。日省月試。對於百工技藝。每日省視。每月考試。

既稟稱事。饋廩米糧。之賜與他工作相等。所以勸百工也。這就是勸百工的道理。送往迎來。

對於四方賓客。已走的。叫人護送將來的。叫人迎接。嘉善而矜不能。若是留在我國。不肯走的。嘉其善者。而重用之。憐其不能。在不強迫

之。所以柔遠人也。這就是柔遠人的道理。繼絕世舉廢國。諸侯有子孫絕嗣者。則訪求支庶。繼其本宗。不叫他

中斷。國已失掉的。則治亂持危。亂者治之使太平。危者持之。使安穩。朝聘以時。五年一朝。三年一

聘。有一定  
的時間。  
**厚往而薄來。**  
天子晏賜甚厚。諸侯貢獻甚薄。  
**所以懷諸侯也。**  
這就是懷諸侯的道理。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凡治天下國家。有九樣。庸常的道理。  
**所以行之者一也。**  
所以

去的。也就是  
**凡事豫則立。**  
凡事能先有這個誠心。則事必成。  
**不豫則廢。**  
要莫先有誠心。一定要廢墜了。

一個誠字。  
**言前定。**  
人的言語。先立乎誠。  
**則不跲。**  
不至於窒碍。  
**事前定。**  
人的作事。先立乎誠。  
**則不困。**  
則不至於

窮困  
**行前定。**  
身之所行。能先立乎誠。  
**則不疚。**  
則中倫中理。不至心內有病。  
**道前定。**  
道之當然者。先立乎誠。

**則不窮。**  
則因應曲當。不至於窮感。  
**在下位。不獲乎上。**  
當小官的人。不得上司的信任。  
**民不**

**可得而治矣。**  
人民就不能得看治理了。  
**獲乎上有道。**  
得上司的信任。也有法子。  
**不信乎朋友**

平日不見信於朋友。名譽壞了。  
**不獲乎上矣。**  
上邊聽見。也就不能信任了。  
**信乎朋友有道。**  
要想見信

於朋友。也有法子。  
**不順乎親。**  
平日不能承順父母。品行不好。  
**不信乎朋友矣。**  
朋友知道。也就不信你了。  
**順**

**乎親有道。**  
承順父母的心。也有法子。  
**反諸身不誠。**  
反求自己本身。沒有真實的孝。  
**不順乎親矣**



也。就不能。願親的心了。

誠身有道。

誠身也有法子。

不明乎善。

善是甚們。即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也。誠能格

物致知。乃能知道這個善之所在。要是不能得個善之所在。

不誠乎身矣。

反身也就不能誠了。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所心為誠。原是天之所以賦於人者。自然而然的道。

誠之者。人之道也。

到真實無妄之地。這誠是人所當盡之道。

者不勉而中。

不必勉強。自然合乎這個道。

不思而得。

不必思慮。自然得着這個道。

從容中道聖

人也。

能從從容容自自然然。在這個中道之中。這就是聖人。這是合乎天。而不假於人。

誠之者。

要是誠之者的人。

擇善而

孰固之者也。

他的程度。差一點不能不勉不思。他必須挑這個善。固守之不為外物所動。這是在用力修為。盡人合天。比較聖人之從容。當然不如了。

博學之。

天下事理無窮。要廣博去學。

審問之。

學之中。有不明白的。不問不知。必須詳審去問。

慎思之

問之已明者。必謹慎去思索乃能切實的知道。

明辨之。

又要明白分別了。

篤行之。

一一踐履。莫有虛妄。篤實去作者。有

弗學。

要是不學則已。

學之弗能弗措也。

學了一回。莫有能學會是不能中止的。

有弗問。

要是不問

則已。問之弗之弗措也。

問了一回。還是不知道。這是不能止住的。

有弗思。

要是不去想則已。

思之

弗得弗措也。

想了一回。還是莫想出一個道理。這是不能止住的。

有弗辨。

要是不辨別則已。

辨之弗明

弗措也。

辨別一回還是莫辨別清。楚。這是不能止住的。

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要是不去作則已。作了

不能有極厚的成績。是不能止住的。

人一能之。已百之。

他人一回就能。我寧可加一百回功夫。

人十能之

已千之。

別人十回就能。我寧可又加一千回的功夫。

果能此道矣。

如果能照這一個道去作。

雖愚必明

就是胡也能明。突人。白。

雖柔必強。

就是柔弱人也能剛強。

### 右第二十章

以上是第二十章。

自誠明。

自其德無不實。明無不盡。從誠字作起。以至於明者。

謂之性。

這是從天命而來。不勉強不思索。自然得着。這叫着性。

自明誠。謂之教。

要是先明這個善而後纔能實行這個善。此從人生以後。必擇善固執。盡人合天。用了許多力量。受了許多教訓纔能得着

着教。這叫着教。

誠則明矣。

性與教。雖天人之差別。然而成功一樣的。誠也就可以明。

明則誠矣。

明也就可以誠了。

### 右第二十一章

以上是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

惟獨天下有至誠的人。

為能盡其性。

其知是生而知之。其行是安而行之。察之者極其精。由之者極其至。

天賦之理。全體都有了。所以能盡其本性之量。應有者無不有。

能盡其性。

能先盡自己的性。

則能盡人之性。

自己好了

也就可以治人。設立政教教化天下的人。都能盡其性。都能為善了。

能盡人之性。

既能盡人的性。

則能盡物之性

就可以推之於物。因萬物之宜。制萬物之用各得其所。各如其分。

能盡物之性。

要是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

人與物。雖皆由天地化育而生。但是天地不能叫人物天不失其性。化育亦有不及之處。人以至誠。能盡物之性。這是贊助天地化育之所不

及。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要能贊助天地化育之所不及。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是覆

之者天。載之者地。人位乎中。以至誠之德。成就天地覆載之功。這個至誠。豈不與天並立而三乎。

右第二十二章。

以上是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

其次指大賢以下。次以等的人。不能全體皆誠。他能致力於一曲。一曲是一偏。全體不能至誠。一樣事他偶然也能至誠。

曲能

有誠。

一曲之事。能用其誠漸。漸也能是全體皆誠。

誠則形。

既能有誠就可形於外。

形則著。

也必顯着出來。著

則明。

久之光輝發越也。就可以昭明了。

明則動。

久之可以感動人。

動則變。

能感動人。就能叫人變。改變了他的惡處。

變。

則化。

人能改變其不善。也就受他的感化了。

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化字是由內及外。由己及人。惟天下至誠。乃能如此。

此。

### 右第二十三章。

以上是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

至誠這個道理。

可以前知。

甚們事情。可以以先知道。

家國將興。

國家將要興盛。

必。

有禎祥。

一定有吉祥的先兆。

國家將亡。

國家將要滅亡。

必有妖孽。

也一定有許多妖異。

見。

乎蓍龜。

或發見於卜筮一種蓍草。一種龜甲。

動乎四體。

或發動於人之四體。一舉一動。也就顯出來。

禍福將至。

或是禍殃。或是福祿將要來了。

善必光知之。

好處也先能知道。

不善必先知能。

不好也一定可以先知道。

故至誠如神。

所以說至誠同鬼神一樣。非常靈異的。

### 右第二十四章。

以上是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

人有至誠。方可自爲其爲人。

而道自道也。

體此至誠。在人倫自用之間。叫着道。這個道。是人自己當

行的

誠者。

這個

物之終始。

天地間的萬物終則必始。始則必終。都萬這個誠字之所爲。

不誠無物。

人心

若是不誠。一舉一動。都是虛僞。無有實心。安能成就實事。雖有所爲。亦等於無物了。

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以這個誠字爲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不止成就自己而已。

所以誠物也。

還要推而廣之。成就萬物。

誠己仁也。

成己是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就是這個仁字。

誠物知也。

成物是知之明。處之天使天下之物各得其所。就是這個知字

性之德也。

這是我們本性中所固有之德。

合內外之道也。

既爲性中之德。就沒有內外之分。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內

外已合。而爲一了。

故時措之宜也。

所以無論甚們時候。措之施爲。無有不相宜的。

右第二十五章。

以上是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

至誠的心本是渾然的天理。沒有停止的時候。

不息則久。

因爲始終如一。所以久而不變。

久則徵。

存諸心既久。所以徵驗於外。

徵則悠遠。

既然徵驗於遠。既以悠長繇遠。

悠遠則博厚。

惟其遠悠。所以廣博深厚。

博厚則高明。惟其薄厚。所以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博厚所以任載。這個萬物。高明

所以覆物也。高明所以覆蓋。這個萬物。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所以成就。這個萬物。博厚配

地。地能載物。至誠亦能載物。其博厚與地相配。高明配天。天能覆物。至誠亦能覆物。其高明與天相配。悠久無疆。地

博厚高明萬載不易。故能成物。至誠也能成物。其長久也是無疆界的。如此者。相這個樣子。不見而章。至誠的功用如此。雖然

不待表見。自然燦然成章。不動而變。不必運動自然。而有變化。無爲而成。不必有所作爲。自然而可成就。天地

之道。天地的道理雖大。可一言而盡也。可以一句話。把他包括無遺。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氣流行

皆是實理運用。未有一毫參雜其間。則其生物不測。所以化生萬物。不可測度。天地之道。天地的道理。博也

是極博的。厚也。是極厚的。高也。是極高的。明也。是極明的。悠也。是極悠遠的。久也。

是極長久的。今夫天。現在說這一個天。斯昭昭之多。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然有罅隙之明而已。及其無窮

也。若論其全體。無有窮盡。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懸繫於其上。萬物覆焉。萬物覆胃於其下。今

夫地。

現在說到地。

一撮土之多。

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已。

及其廣厚。

若論其全體。廣博深厚。

載華嶽而不重。

載着華嶽最大的山。而不以為重。

振河海而不洩。

收蓄河海許多大水而不傾覆。

萬

物載焉。

萬物之多都載在其上。

今夫山。

現在說到山。

一卷石之多。

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塊石頭之多而已。

及其廣大。

要說到全體。廣而且大。

草木生之。

草木生於其上。

禽獸居之。

禽獸居於其中。

寶藏興焉。

所有寶藏都出於此。寶藏謂金銀礦產之類。

今夫水。

現在說到水。

一勺之多。

指其一處而言。也

不過一勺水之多。

及其不測。

要說到全體也。就不可測度。

鼉鼉蛟龍。

魚鼈生焉。

許多鱗介之類。皆生於

此。貨財殖焉。

所有的貨財也生於此。

詩云。

周頌之稱文王說。

維天之命。

維天道之運行。

於穆

不已。

幽深遙遠。無一時之止息。

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大蓋是說上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不止息。

於乎不顯。

嗚呼嘆息。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

文王之德之純。

文王的德。純一不雜。

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

大蓋說文王之所以成爲這個文字。

純亦不已。

也是純一不雜永久不已。同天道一個樣子。

右第二十六章。以上是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率性之道。惟聖人能體而行之。廣闊周遍。他的道也就太大了。

洋洋乎。

流動而又充滿。

發育

萬物。

萬物雖多。都是大道的發生養育。

峻極於天。

大道的高峻可以充塞於天。

優優大哉。

很充足有餘的是他

這個大禮儀二百。

經常不易的禮儀數有三百。

威儀三千。

說到周到完密之處。數有三千之多。

待其人而

後行。

必等待有這樣人纔可以行呢。

故曰。

所以說。苟不至德。

如果不是德行至高的人。

至道不凝

焉。

這個大道。也就不能凝聚他的身上。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所以有至德至道的君子。他恭敬保持他的德性。

德性是甚們。是吾人所受於天之理。在本性之中的。道當由字講。所由的是一種學問。必須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能事。所尊重者自己的本性。所從由的。外得來

的學問。人要常性一壞。有了學問。也是無用了。

致廣大而盡精微。

去其私欲。把本性中推致他。叫他極其廣大。又用學問以分析事理的

情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德性本來高明。爲私欲所累。則不然今。去其私欲。叫他極其高明。但是所由的都是倫日常用中而不偏庸而不

易的常道。

溫故而知新。

德性所已知者。溫習而不忘問學所擴充者。日知而不已。

敦厚以崇禮。

德性已經醇厚。越



發叫他敦篤問學已經廣博。更叫他崇尚禮儀。是故居上不驕。所以君子修德凝道之後。為下不倍。

在下位也。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太平之時。他說出話來能風動四方。自然可以得位。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國家不太平之時他不說話。獨善其身。見幾遠害。也足以保其身。詩曰。大雅蒸民。既明且

哲。周之賢臣仲山甫。既明於理。又察於事。以保其身。故能保全其身。其此之謂與。就是說這個

君子吧。

右禮二十七章。以上是第二十七章。

子曰。孔子說。愚而好自用。愚而無德之人。乃好作聰明而自用。賤而好自專。賤而無位之人。乃好竊

弄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他生在現在的時代。反古之道。乃欲復行往古之德。如此者。像

樣人。效及其身者也。禍一定要到他的身上。非天子。要不是天子。不議禮。親疏貴賤

得而議之。不制度。宮室車服器用的尺度。不可得而制之。不考文。文字的形像聲音不可得而考之。不在其位。當然不謀其政。天子

的責任。尋常人干犯不了的。

今天下。

現在的天下。

車同軌。

車軌的廣狹都是一樣。

書同文。

字的形像聲音都是一樣。

行同倫。

親疏貴賤相接的次第。也都是一樣。

雖有其位。

雖有天子的地位。

苟無其德。

而莫有聖人之德。

不敢作禮樂焉。

不敢制作禮樂。

雖有其德。

雖然有聖人之德。

苟無其位。

如果莫有天子的地位。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也不敢制作禮樂。

子曰。

孔子說。

吾說夏禮。

夏朝之禮。我能說之。

杞

不足徵也。

但是夏之後杞國已不足以為證據。

吾學殷禮。

殷朝之禮。我嘗學之。

有宋存焉。

殷朝之後

有宋國在焉。我若從於宋違乎時王之制了。

吾學周禮。

我學本朝之禮。

今用之。

今日所同用者。

吾從

周。

我當然從本朝的禮。

### 右第二十八章

以上是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

為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樣重要的事。

其寡過矣乎。

三重之事能新天下

的耳目。天下的的思想。大概能令人民寡少過失的。

上焉者。

時王以上。周以前的事情。

雖善無徵。

其禮雖好。但是時代太遠

無可徵。無徵不信。其禮無考。人不信民弗從。人民要是不信。自然地下

焉者。聖人在下雖善不尊。雖善於禮。但是不尊不信。不在尊位。人民

不信民弗從。人民要是不信他。自然故君子之道。所以君子的道理本諸

身。必得以自己徵諸庶民。又必考驗考諸二王而不繆。考證於夏商

已然之跡。無有差錯建諸天地而不悖。立在天地中間。與其自質諸鬼神而無

疑。以鬼神之難。知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百世之後等到有聖人者。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這是明乎天百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道之至。這是知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所以君子。有所舉動世世萬行

而世為天下法。施諸政事的世世。言而世為天下則。布之號令者。世

遠之則有望。在遠的人。對於其近之則不厭。在近的人天天跟他習詩曰

法有企望之心。

學永不厭煩他。

為天下法度。

世為天下的準則

○周頌振鷺。在彼無惡。在被本國。無有煩惡之者。在此無射。在我周朝。也莫有人厭棄他。庶幾夙

夜。庶幾白天晚。上之間。以永終譽。可以永終其美名。君子未有不如此。君子從來未有不這樣。而

蚤有譽與天下者也。而能早有聲譽。在天下的。

右第二十九章以上是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子思說孔子奉堯舜爲主而紹述之。憲章文武。以文王爲德而著章之。上律天時

。春夏秋冬。天時有一定之運。仲尼上律之。法其自然之則。下襲水土。水土的東西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辟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如同天地之博厚。無所不任載。無不覆幬。如天地之高明。無不覆蓋。辟如

四時之錯行。如同四時交錯而行。如日月之代明。如同日月更代而明。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萬物并生於天地之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四時之道亦行於天地之中。而不相違悖。

小德川流。其散殊的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大德敦化。其全體的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此天地所

以為大也。這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仲尼道之大。正復如此。

右第三十章以上是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惟天下至聖的人神明天授。為聖聰明睿知。惟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容無不通。知無不知。足

以有臨也。可以居上臨下。寬裕溫柔。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易樂而巽順。足以有容也。

可以容天下之衆。發強剛毅。發而奮揚。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且。足以有執也。堅忍之操。可以執守天下之事。

齊莊中正。齊。全其心之肅。莊。全其氣之嚴。中而不過。正而不偏。足以有敬也。事神治民。可以有這個敬禮。文

理密察。文而粲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周詳。察而曲盡明辦。足以有別也。是非得失。都可以區別了。溥博

淵泉。至聖有王者之德。其充積於中者。可溥清博其原本不竭者。真如淵泉。而時出之。其德隨時而出。溥博如天

其大如天。淵泉如淵。其深如淵。見而民莫不敬。其見於行動。人民莫不敬服。言而民

莫不信。其發為言語。人民沒有不信從。行而民莫不說。其達於行為。人民莫有不心悅的。是以聲名

洋溢乎中國。

所以聲名滿於中國。

施及蠻貊。

播傳至於南方各國北方各國。

舟車所至。

船車

地到的能方。

人力所通。

人力可以通達的地方。

天之所覆。

天之地之所載。

地之日月

所照。

日月所照見的地方。

霜露所隊。

有霜有露的地方。隊猶下也。

凡有血氣者。

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

莫不尊親。

莫有不尊之爲君親之如父者。

故曰配天。

所以說聖人之德與天相配。

### 右第三十一章

以上是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

惟天下真實無僞的聖人。

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爲能把五品人倫。分別其義聯合其情經綸

組織。如治絲一般。把他整理好。

立天下之大本。

大本是性之全體能把性的全體。好了天下最大的根本。也就立了。

知天地

之化育。

天地化生萬物的道理。也知道。

夫焉有所倚。

這豈是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嗎。

肫肫其仁。

肫肫懇至是他的仁。

淵淵如淵。

淵淵靜深是他度量。

浩浩其天。

浩浩乎如天的廣大。

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

要不是聖知之資。而明仁義知禮。的天德。

其孰能知之。

誰能知道這一個道理。

右第三十二章以上是三十二章。

詩曰。衛風頃人詩說。衣錦尙絢。穿錦衣裳。加上一層單衣裳。惡其文之著也。不樂意叫他的文。

采太顯露了。故君子之道。所以君子闇然而日章。雖闇然韜晦而日見光顯。小人之道

小人的的然而日亡。的然明著。但是他的實德。一天比一天消亡。君子之道。君子的淡而

不厭。見於外者很淡薄。其中旨趣永遠不厭。簡而文。見於外者甚簡。其中文采却甚可觀。溫而理。外表溫和其中却有

條理。井然不放。知遠之近。誠知見於遠者。必由近始當於。近者謹之。知風之自。知風化之著。由本身始必於存乎自己者謹之。

知微之顯。知有諸內者甚微。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者謹之。可與入德矣。能如此方可入聖賢之域。詩云。

小雅正月潛雖伏矣。潛處雖然亦孔之昭。也甚明顯呢。故君子內省不疚

之詩云。所以君子人。心內省察一點病沒有。無惡於志。無愧於心。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君子他所

的地方。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其惟人所見不着的地方。衆人忽之。君子慎之。詩云。大雅抑相在

爾室。

在你屋  
子裡。

尚不愧于屋漏。

莫謂西北隅。沒有  
人到遂可忽略。

故君子不動而敬。

○ 所以君子不待有所  
動作始知謹敬。

不言而信。

不必有所言說  
纔能信實。

詩曰。

商頌烈祖  
篇說。

奏假無言。

○ 主祭者進而感格神  
明之際不必說話。

時靡有爭。

這時候沒有一個人  
敢爭競失禮的。

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

所以君子治國。不必  
加人賞民自然勸勉。

不怒而民威有鈇鉞。

不必發怒。人民自然害怕  
好像刀斧在側一般。

詩曰。

烈文篇  
說。

不顯惟德。

天子有不  
顯之德。

百辟其刑之。

諸侯都以  
為法。

是故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

所以君子篤厚恭敬  
天下自然太平。

詩云。

大雅皇夷  
篇說。

予懷明德。

我

文王的  
明德。

不大聲以色。

不張大其聲  
音與顏色。

子曰。

孔子聲色之於以化民。

為政  
者以

聲色去化民。  
太微本了。

詩曰。

蒸民詩  
說。

德輶如毛。

德已輕  
如毛。

毛猶有倫。

毛雖輕猶有  
倫類可比。

上天之載。

上天之  
事。

無聲無臭至矣。

無聲可聽。無臭可聞。乃算不顯之至了  
。言不顯之德。必須如此乃是極至耳。

右第三十三章。

以上是第三  
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

作中庸的子思因前章。

極致之言。

把道理說到極處。

反求其本。

所以又反求其根

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

又從初學爲自己慎獨的事。

推而言之。

推廣去說。

以馴

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漸漸可以達。到篤恭天下就太平這個盛德。

又贊其妙。

又贊美的。

妙。至於無聲無臭。

至於無聲可聽無味可聞。

而後已焉。

然後纔算止住。

蓋舉一篇之

要。

大概是舉此書一篇最要的道理。

而約言之。

簡約明白說出來。

其反復丁寧之意。

他詳詳細細切切實

實告訴我們這個厚意。

至深切矣。

已經極深切了。

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學的人那可以不盡其心呢。

# 中庸句解終

18184

合

12528

7.6

陶明睿著

對

中庸句解

不出借

合

登記號數

12528

類

碼

18184

卷

數

7.6

備

註

借

注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臺灣省圖書館

分售處 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821475